

荷上珠小集

忆明珠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pond with lotus leaves. The leaves are depicted in various shades of green and blue, with some showing white spots.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dark brown and light yellow. A red seal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.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忆明珠

荷上珠小集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
装帧设计：黄建平

荷上珠小集

忆明珠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.75 插页6 字数78,0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1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840 定价：1.05 元

自序

《荷上珠小集》，收散文十九题、二十六篇。这是我继《墨色花小集》之后的第二个散文结集。

我学写散文是近七、八年间的事。前期所作，多收入《墨色花小集》；近期的则多收入这本《荷上珠小集》。其实，前者可视为后者的上集，后者可视为前者的续编。合起来，恰如一竿竹子，根的部分干粗些，节密些，梢的部分枝多些，叶密些，终归还是一竿竹子。对于我来说，文章的面貌大不同于女孩儿家，“女大十八变”，不断地脱胎换骨，更新又更新；我的文章始终摆着副老脸儿，不敢妄想它会有怎样的突变。大概我的写作，只不过藉此笔端，流露些许一个普通人对于人生的“徒唤奈何”的怅怅而已——

奈何许！
天下人何限，
慊慊只为汝！

这是《子夜歌》的宛转可怜的清音吧，哀而艳！聆之于耳，荡之于心，益令人觉人生的难以割舍，无论大哭一千场，抑或大笑一千场！

我常想，既生而为人，便要作为一个人拥有这人生，创造这人生，从而享受之，欣赏之，品味之，陶醉之。凡人生种种，与我相接，无不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，这才不枉此生，也才有诗、有文可写。如若麻木不仁，心如死灰，还有什么要发之于外的呢！

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、成吉思汗，都不枉到人世上走了一遭，他们是英雄，非普通人可相与比。但，连蝴蝶都知道翩翩起舞，蜜蜂也懂得嗡嗡作歌，难道一个普通人不该象蝴蝶、蜜蜂那样活得津津有味，自得其乐吗？

这番意思，在《墨色花小集》的自序里，曾约略涉及。现在趁《荷上珠小集》问世的机会，补充这几句。《荷上珠》是书中一题，取为书名原

以为会有一大篇理由可加以发挥，现在却觉得无可再说的了，不说也罢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，忆明珠志于
仪征古白沙镇，时将举家迁金陵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散文集，收散文二十六篇，分成五辑。

作者是知名的诗人，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，并已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艺术风格。

这本散文集，是作者继《墨色花小集》之后的第二本散文结集。扬州园林的古朴，春城雪梦的奇幻，还有那许许多多有趣的人物，都在这里得到了丰富的展现。

构思新颖，文笔优美，是这本散文集的特色。

DZ-71 / 118

• 目 录 •

自序..... 1

小院正清秋..... 1

“小盘谷”一墙..... 6

个园话竹..... 13

“得鱼忘筌”一解..... 19

“小萝卜头”..... 25

山中寄语..... 39

“你也来了！”..... 39

云水新侣..... 42

我爱花径..... 46

花与佛..... 48

我欲无言..... 55

“老”之颂..... 59

庐山的云..... 61

山中亦有匆匆者·····	64
重见樱桃·····	67
春城雪梦·····	74
漏屋清宵独语·····	80
南京啊，我的海·····	86
阿侬·····	92
记蕲·····	103
爱石说·····	115
“回”字的召唤·····	120
小偏偏·····	125
荷上珠·····	132
表姑·····	136
姐姐·····	146
大雪天，想起了一首田园诗··	153



小院正清秋

小院的中心部位，是一个池塘。环池三面罗列着花厅、水榭、楼、曲槛、回廊等建筑物；另一面耸立着座湖石山子。据说这山子出自清初一位著名叠山艺术家之手。山石从水池边参差层叠而起。不知名的攀援植物绕到山石最高处，又将它抽不尽的长蔓，从空中抛落；蔓叶对生作橙黄色，如一只只蝴蝶，循蔓栖息成串，直垂向水面。这里是苍山洱海间的蝴蝶泉吗？不，这里是烟花扬州的一处古典园林。那藤蔓的叶，因经过了霜色的渲染，才变成了蝴蝶的金翼的。

扬州这个古老的城市，历史上曾以园林称雄。尤多与住宅相结合的小型园林，至今多少有

遗迹可寻者在市区范围内尚不下几十处。从大街折入小巷，左拐一个弯，右转一个角，陌生人已经不辨东西南北；忽见迎面一堵砖墙，半架青藤，或紫薇，或丹桂、蜡梅，露出墙头，这是小巷尽处，似已无路可走。“吱哟”一声，墙侧旁一小门从内拉开，主人听到墙外人语，出门迎客了。门小，仅可容身，进入后才发现别有洞天。主人会告诉你，当年这里是某某诗人，或画家，或高士，或什么才女、名媛的书斋、住家，甚至见之于《扬州画舫录》那类文籍的记载哩！至于院中那株古树，可能已够得上称为文物，在某个朝代曾被焚于兵火，又于多少年后，忽然返魂复苏了。

我现在所观光的是这类住宅园林中规模较大的一处。建筑物外观并不华丽，木结构皆作本色，似未经油漆，但雕饰上极下工夫。我从小楼上向外寻望，首先被窗上的花棂吸引住了。这里是一排隔扇式的长窗，每扇窗两旁边框镂成缠枝花纹；横档镂成云头纹、绶带纹，间以图案化了的篆书“寿”字、“喜”字；边框与横档之间留出了等距排列着的八角长方空格。在四周花棂的小空隙中嵌出这八角长方的大空隙，觉得更有透明感。我一向讨厌“寿”、“喜”这类吉

利字眼。其实也是迂腐之见。“寿”，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说的“身体健康”吗？“喜”，不也近似我们现在所常说的“精神愉快”吗？病歪歪的，当不上“寿星”；愁眉苦脸，又“喜”从何来？何况作为镂空的花棂，“寿”、“喜”等字样反正同体，无论室外看，室内看，都不会把字看反。再者，它的笔划多，构得成繁富的间架，漏出较多的空隙。而多一个空隙，便多一处光斑、亮点，多一处清虚和明净。现在我面前正展开了一排落地长窗的花棂。从这花棂中又看到院中池边花厅的花棂，水榭的花棂，曲槛的花棂，回廊的花棂……透迤折叠，宛转回环；空隙中透过空隙，光亮中透过光亮，明净中透过明净，清虚中透过清虚。我是置身在神仙的水晶宫阙里吗？似乎有点儿寒意了！

走下小楼，踏着鹅卵石铺砌的甬路，独自徘徊池边。生在路边的书带草，细细的长叶如幽兰般披散，湖石间的秋菊，浅紫淡黄，横斜侧欹，各呈妙姿。叠山那边竹影姗姗，不知黄昏时，可有舒着翠袖的人儿伴慰它的寂寞否？连芭蕉都消瘦了。小院内不乏常青的树木，但好象都收敛着它们的青枝绿叶不使扩张，而将更大的空

间让予秋来管领。这树木，也在秋的洗礼中，变得更秀拔，更精神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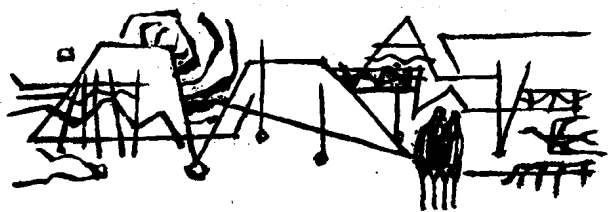
秋风起兮白云飞，
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

秋是有点儿凄清的。然而我爱这有点儿凄清的美丽。“草木黄落”，季节使然；新陈代谢，才得以生机勃勃。抖落纠缠着枝头不放的重重枯叶，岂不如释重负，树木会比以前更加“身体健康”而“精神愉快”的。我不由欣慰地仰望着院中最高的两棵古树，它们全已脱尽枯叶，但留下如水墨画出的枝柯，鹿角般互相交叉着上擎，孔隙高张如网，兜八面来风，并透露出枝柯间遥远的背景——一片无垠的蔚蓝。而当我一低首间，这片蔚蓝忽然旋转向池塘水底最深处，花厅、水榭、槛、廊、山、石、花、木，连同一重重花根、空隙，一重重光亮、明净、清虚，交织的色彩、动荡的线条……全都倒映于这片蔚蓝之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为什么在小院的中心部位要凿出这个似乎但占场地别无实用的池塘。原来如同仙人的玉壶，装得进大千宇宙，这池塘

的一片“凹晶”，正给小院贮来了“寥廓江天万里
霜”啊！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仪征。





“小盘谷”一墙

前些时到扬州，寄宿于“小盘谷”。这儿是扬州一所古典园林，清光绪年间在旧址上改建。园分东西两院，东园久毁，正在修复；西院花厅、水榭、游廊、曲池、假山等保存基本完好。我于园林，一般不喜作长时流连，偶尔一顾，尚可惊叹其人工的奇巧，看久了，便觉如读才子们骈四俪六的文章，终嫌打磨太光，堆砌太甚。而“小盘谷”给我的印象极佳。它当然不是“天然去雕饰”，但我不能不承认它的风标独出，更不能不欣赏它对于一道隔墙的措置。

韩愈在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中说“太行之阳有盘谷，”“是谷也，宅幽而势阻，隐者之所盘旋。”“小盘谷”园名的出典料当由此。说是

“小”，非其自谦，“小盘谷”的场地实不宽绰，但这“小”既与“盘谷”联合起来，多少都该有点儿“盘谷”的影子。韩文中对“盘谷”还有若干具体的描写，如：“窈而深，廓其有容；缭而曲，如往而复”，等等。这境界的繁富多变，似乎不从一个相当深远的背景上断难体现。“小盘谷”却于“无用武之地见英雄”。它本属旧时私家园林，周围高墙环堵，措置不当，便可能令人举目碰壁，感到局促紧缩。而它于高墙之间又加筑了一道横贯南北的隔墙。这样，一个园子被一分为二，隔墙以东为东院；然后，又合二为一，在隔墙上开一桃形洞门，将东、西两院重新沟通联结。游人经入口先进西院，顾盼之间，满园秀色似已尽揽眼底；及至走近桃形洞门，忽发现门那边又是一派柳暗花明，园中生园，景外生景，眼目顿觉一新，仿佛这有限空间骤然向外扩展开来。实则地未长一分，土未增一寸，不过是发挥了这道隔墙的妙用而已。“不塞不流”，经墙一隔，一个古典园林的封闭格局倒变得通畅流转，“生气远出”了。“小盘谷”，小而不小，还足够游人们“盘旋”一番的哩！

我很喜欢那桃形门。门，在隔墙的南端，用

小青砖嵌出一只大大的桃子的轮廓。桃，在中国有许多关于它的神话传说，枝干蟠屈三千里，桃实一熟三千年，是仙人的粮食。加以这门的桃形，蒂在上，尖朝下，势如悬空倒挂枝头，人入此门，如蹑步清虚，飘飘然，疑离“蓬莱”不远。即使不产生这类浪漫主义的幻想，由于人们受日常生活经验的暗示，望梅犹流酸齿牙，见桃能不唤回对它那“妍似羞颊甘似怡”的美好印象吗？我相信游人来这门前，必会被它吸引而徘徊不已的。多时不来诗兴了，在“小盘谷”作客期间，触景生情，每有小诗，这是在桃形门前吟成的——

桃形的门，
象颗心。
心心相印，
以心换心。
在这儿留个影吧，
两个人，
一颗心。

可惜这儿未设个园林摄影部，若有，我倒很